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ramatic, painterly illustration. A large, ornate sword with a red and yellow patterned hilt and a long, gleaming blade is positioned diagonally across the frame. The blade points towards the bottom right corner. Behind the sword, a landscape is visible, featuring a body of water, a small boat, and a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with a tiled roof. The sky is filled with swirling, colorful clouds in shades of purple, yellow, and orange,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. The title '酒軒轅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black calligraphic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cover. A small circle with the character '上' (Upper) is located to the right of the title.

酒軒轅

储明◎著

时代出版
AP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酒轩辕

储明/著
JIU XUANYUAN

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酒轩辕/储明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9

ISBN 978-7-5396-4084-6

I. ①酒… II. ①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0682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宋潇婧 周 康

装帧设计: 丁 明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 awpub. 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4456946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43.75 字数: 800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78.00 元(上、下册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上 册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诸捕头耍横遇神剑 | 储老爹深山迎贵宾 / 001 |
| 第 二 回 | 白不凡洒酒祭恩师 | 俞清笺哭诉血海仇 / 007 |
| 第 三 回 | 蒙面客出手露神剑 | 玉面郎白马追秘籍 / 014 |
| 第 四 回 | 神秘人现身青枫岭 | 玉面郎旧仇添新恨 / 020 |
| 第 五 回 | 俞家糟坊突遭灭门 | 空空门立派白马尖 / 030 |
| 第 六 回 | 追秘籍俞志偷下山 | 救弱女金爱成人妻 / 038 |
| 第 七 回 | 天涯海角无处藏身 | 獐子场俞志埋姓名 / 045 |
| 第 八 回 | 玉面郎龙井有奇遇 | 空空门处处藏杀机 / 051 |
| 第 九 回 | 俞景鹰席间道原委 | 空空门俞志葬火海 / 057 |
| 第 十 回 | 众豪杰会聚漫水河 | 玉面郎初识迎驾贡 / 063 |
| 第十一回 | 白马神剑锋芒初露 | 玉面郎大意中剧毒 / 067 |
| 第十二回 | 神医父女再逢魔头 | 新神剑惊退鬼见愁 / 075 |
| 第十三回 | 俞景鹰魂断白莲崖 | 玉面郎初逢血印门 / 083 |
| 第十四回 | 隐姓埋名暗护秘方 | 倪发父女隐居黄岩 / 091 |
| 第十五回 | 玉面郎身陷县牢狱 | 刘同春投靠血印门 / 096 |
| 第十六回 | 玉面郎中计遭暗算 | 蒙面人孤身闯县狱 / 104 |
| 第十七回 | 桑建敏任性生变故 | 玉面郎深渊逢奇遇 / 113 |

第十八回	白沙岭三雄寻解药	血印门祸害众武林 / 124
第十九回	众江湖齐聚老鹰嘴	俞清笈戏逗玉面郎 / 129
第二十回	俞清笈巧遇识血魔	玉面郎巧逢倪方圆 / 138
第二十一回	玉面郎深陷温柔乡	王贵妃暗设勾魂计 / 148
第二十二回	倪方圆闺房吐真情	玉面郎深夜闯东厢 / 157
第二十三回	老妇人长眠金鸡山	玉面郎情断王贵妃 / 169
第二十四回	血印门血洗老鹰嘴	俞清笈舍命救兄长 / 178
第二十五回	俞清笈密道诉原委	玉面郎初识血魔掌 / 189
第二十六回	血印门人间突蒸发	桑建敏情系玉面郎 / 199
第二十七回	追秘方赴宴大化坪	舞旗河四帅逞凶狂 / 204
第二十八回	桑建敏喜宴戏袁伟	神医刘送信玉面郎 / 210
第二十九回	玉面郎被擒青铺沟	戴金虎相逢赵美人 / 220
第三十回	神秘人密遣四护法	静婆婆偷放刘小丫 / 228
第三十一回	倪方圆始为情所困	金鸡山血魔突变脸 / 235
第三十二回	倪方圆终成他人妻	玉面郎暗藏桃源河 / 248
第三十三回	桃源河乍现蒙面人	血印门步步设连环 / 259
第三十四回	大化坪饶虎赠娇妻	倪方圆绝命黄岩岗 / 267
第三十五回	桑建敏痛杀四魔王	神医刘突现白马尖 / 278
第三十六回	六安城酒店起风波	神医刘成全刘小丫 / 286
第三十七回	王贵妃密林接密令	玉面郎秀色难自持 / 296
第三十八回	为寻子月月吐血史	张利利放走意中人 / 302
第三十九回	玉面郎无意闯深山	陈再凤出手救月月 / 312
第四十回	血印门密谋议事厅	桑建敏巧遇刘小丫 / 320
第四十一回	张护法出手退四煞	玉面郎寒潭逢奇缘 / 330

下 册

- 第四十二回 黑无常绝命八公山 水红姨识破玉面郎 / 339
- 第四十三回 王贵妃误入无情谷 张利利失身救情郎 / 346
- 第四十四回 翻云覆雨狂泄龟血 失身只为一片真情 / 352
- 第四十五回 英布无义背叛项羽 玉面郎被困无情谷 / 362
- 第四十六回 高红亮力战血印门 罗延香舍命救亲子 / 369
- 第四十七回 神医刘献计玉面郎 桑建敏诱敌南岳山 / 376
- 第四十八回 玉面郎大顺遭迷幻 张桂连寻妻李家湾 / 384
- 第四十九回 骷髅鬼客栈戏正凤 玉面郎威震英山帮 / 396
- 第五十回 九头陀夜袭玉面郎 徐正军客栈受重伤 / 405
- 第五十一回 雷残剑受命帝母官 玉面郎疑心俞小娇 / 410
- 第五十二回 骷髅鬼相逢茂陵女 俞小娇剑伤玉面郎 / 417
- 第五十三回 太子爽状告衡山王 骷髅鬼暗访玉面郎 / 426
- 第五十四回 王贵妃舍命救清笈 玉面郎失足无情谷 / 433
- 第五十五回 无情谷众人救血魔 百毒教红霞废毒神 / 441
- 第五十六回 唐诗云以死明清白 玉面郎武林新盟主 / 449
- 第五十七回 血饮剑专克无情剑 玉面郎携手桑建敏 / 458
- 第五十八回 玉面郎无惧闯总坛 红衣女突现八公山 / 465
- 第五十九回 戴金虎暗助玉面郎 血印门定计谈笑间 / 471
- 第六十回 玉面郎夜奔白沙岭 桑建敏变身大小姐 / 478
- 第六十一回 玉面郎醉卧千军寨 桑建敏订婚蝴蝶门 / 485
- 第六十二回 白发怪拳伤戴金虎 玉面郎降服蔡家成 / 494
- 第六十三回 储成华送信乌牛河 玉面郎夜闯八公山 / 502
- 第六十四回 骷髅手血印门被擒 蝴蝶洞神医刘受伤 / 508
- 第六十五回 朱长如命丧八公山 桑建敏手擒白不凡 / 516

第六十六回	疯婆子惊现慈母谷	倪远白怒诉朱梦吟 / 526
第六十七回	杨玉婷慈母谷认母	朱梦吟临危托孤女 / 536
第六十八回	倪远明冒死救玉婷	朱梦吟哭诉露真情 / 543
第六十九回	血印门撒网设阴谋	倪远培谷口施援手 / 552
第七十回	玉面郎侃论女人味	朱梦吟诱敌装暗算 / 560
第七十一回	朱梦吟舍命救亲女	杨玉婷香殒慈母谷 / 566
第七十二回	男女苟合一夜风情	灵魂邂逅抱憾终身 / 574
第七十三回	倪远培执剑战群魔	慈母谷朱梦吟逃生 / 582
第七十四回	青铺沟众人坠陷阱	深藏不露终现峥嵘 / 596
第七十五回	俞清笈裸身遭凌辱	刘小丫药迷神医刘 / 605
第七十六回	兄妹情深血浓于水	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/ 611
第七十七回	血印门树倒猢猻散	神医刘出逃八公山 / 620
第七十八回	刘小丫青铺沟遇险	蒙面人惊走鬼见愁 / 630
第七十九回	晾甲滩刘小丫受伤	朱佳佳情迷黄岩岗 / 643
第八十回	俞清笈救父至下塘	玉面郎初探倪家庄 / 652
第八十一回	朱佳佳跟踪玉面郎	神秘人现身倪家庄 / 662
第八十二回	项高子庄外施毒计	少东家重返倪家庄 / 670
第八十三回	无情掌惊走储成华	朱佳佳还颜倪方圆 / 679
第八十四回	汉昭帝赐婚玉面郎	迎驾贡落户倪家庄 / 687

第一回

诸捕头耍横遇神剑 储老爹深山迎贵宾

正月十五，大别山腹地，遭遇了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暴风雪。整个天空阴灰一片，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，分不清清晨黄昏。凛冽的寒风带着尖溜溜的哨声呼啸而过，朔雪横飞，连绵千里的大别山一片白雪茫茫。

就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，有一行人却穿梭在陡峭的密林之中，十分艰难地冒雪而行。

“他妈的，这是什么天气！”一直把头缩在大衣领子里的诸捕头，骑在马上骂骂咧咧地埋怨起来。

给他牵马的是个矮子，矮子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踉跄行走，一边不时回头地答道：“捕头大人，这您怪哪个？要不是你非抢着要赶这趟差事，如今咱哥俩说不准正在哪个热被窝里享清福呢！怎么也跑不到这鸟不拉屎的衡山来活受罪！”

原来，这一队官差正押送几名女犯人前往大别山腹地——衡山大化坪流放。

这几名女犯人是独脚大盗夏一飞的家眷。

大盗夏一飞行侠仗义，专盗贪官污吏，行走于江湖行走，名声颇佳。这次因被自己徒弟出卖，不幸为官府所擒。不知为什么，淮南王始终盯着这件普通的案子不放，秘密派出“八公”中鼎鼎有名的伍被前来提审。那伍被乃淮南王刘安招募的数千门客中最具才华的一个，也是一位剑艺精湛的剑客。哪想，大盗夏一飞铁骨铮铮，威武不屈，上个月在寿州狱中自震心脉而亡。



这诸捕头本想，夏一飞既是闻名江湖的独脚大盗，他的家眷怎么也会榨出些油水来，弄他百八十两银子花花应该没有问题。所以死皮赖脸地劝说颇有姿色的老婆出马，从寿州府那里把这趟差事弄到手。他想州府大人给自己戴这绿帽子已不是三两天了，这下总该有所回报。哪知道，这一路上自己用尽手段，欺凌压榨，这几位女犯却不理不睬。那一队负责押送的兵卒也处处照护着这家人。诸捕头捞不到油水，又碰上这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心中兀自懊恼。

“捕头大人，对面的山坡上好像有户人家！”眼尖的矮子叫道，“大人，我们过去避避风雪，天寒地冻的，总该填饱肚子再走吧！”

果然，山坡上有几间矮草屋，被大雪严严实实覆盖着。屋前的篱笆院被雪埋了大半截，一片灰白，不仔细看，还真难发现那里有户人家。

这诸捕头其实早已受不了了，连忙吩咐道：“大伙儿，前面有户人家，我们避避风雪，填饱肚子再走！”

山坡上的这户人家姓储，家里就储老爹夫妇二人，靠打猎为生。今年冬天来得早，大雪封门已有几个月了，本就贫寒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这不，元宵佳节，家里饭桌上除了一碗咸野猪肉，再就是一盆玉米糊、几碗芋头。

老两口刚端起饭碗，就听有人喊门。

老妇人起身端起那碗咸野猪肉，避入自己房中。储老爹刚开门，诸捕头和矮子便一边拍打着身上的雪花，一边咒天骂地地闯了进来。

储老爹被矮子推在门边。门外还站着几名兵卒和四个布衣女眷。那兵卒中为首的青年颇有礼貌，上前拱手道：“老爹莫怕，我们是从寿春来的官兵，路过此地，想进来避避风雪！”

老爹忙把他们让进屋里：“哦，寿春来的？好远的路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！”

门外的兵卒们却让开道，让那四位女眷先进屋。

走前面的那位夫人，四十岁左右，虽然衣裳朴素，神情悲伤，但自有雍容华贵的气质，她那从容的步履，令人心生敬意。夫人后面，又有一个青衣少妇，看样子不到三十，人美到极致，挺着大肚子，二位女佣大红、小红搀扶着她。

兵卒们等她们都进屋后，在门外将身上的积雪拍打干净，方才依次

进屋。

先闯进来的诸捕头和那矮衙役早已迫不及待地坐在饭桌前吃开了。那诸捕头顺手拿起一个芋头尝了一口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这东西是给人吃的吗？把好吃的都拿上来。”

那矮衙役对着储老爹招手，道：“老东西，过来，过来。我跟你说，那几个女的虽然养眼，但可都是朝廷钦犯！你不要去跟她们套什么近乎！别把瘟神当财神！赶紧去弄些好吃的来，伺候我们这位捕头大人。看到没有，这才是真正的财神爷！”

储老爹忙过去应酬回话。老妇人这时也关好房门，出来帮老爹招呼客人。

那为首的青年从怀里掏出二两银子，递给储老爹，央请老爹做点吃食。

一下来了这么多人，别说是好饭好菜，就是糙米饭也得费力张罗。老爹只得将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找来，和老妇人生火做饭。

“喂，老东西，饭菜好了没？快点端出来！”那矮衙役推开厨房门，催促道。

储老爹忙将张罗好的一碗清炒红芋梗和一碟干萝卜丝端了出去。那诸捕头一边夹着菜，一边催着赶紧端米饭上来。

老爹进灶房揭开饭锅，也没细看，盛了一小盆饭送到桌上。那矮衙役殷勤地给诸捕头盛了一碗。诸捕头扒了一口，丢下碗筷，把饭一口吐到老爹脸上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！你这死老头，想害我啊！竟敢让老子吃夹生饭！我看你是活腻了啊！”

储老爹家第一次来这么多客人，锅小米多，再加上火烧得大了点，上面的米饭就有点夹生，诸捕头他们催得急，老爹没注意就端了出去。

这诸捕头的一言一行，那为首的年轻军爷都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。只见他剑眉一皱，冷冷说道：“诸捕头，这荒山野岭的，有口饭就不错了，还挑肥拣瘦的，不吃拉倒。”

“咦，嗑瓜子嗑出个臭虫，你小子算什么东西？也敢管老子的闲事！”

“我就是管了，你又能怎样？”年轻军爷也毫不客气。

那四十岁左右的夫人看在眼里，忙打岔道：“金宝，你去帮老人家一下，重新给这位大人盛一碗。再给二夫人倒杯水去。”



那名叫戴金宝的年轻军爷白了诸捕头一眼，忙上前去搀扶老爹到灶房，再三劝慰，老爹的怒气才略略消减。

储老爹看到二夫人身怀六甲，忙对老妇人道：“老婆子，你赶紧去请二夫人到里屋暖和暖和！我们虽然是山里人，却也是懂得礼数的！”

老妇人在围裙上揩净双手，扶二夫人到自己屋里去坐。

那诸捕头仍在骂骂咧咧。矮衙役忙跑到灶房，揭开锅盖，把盆里的夹生饭倒进去，又拿着木瓢在锅里扒，想要在锅底找些熟饭，却弄得好些饭粒都掉到灶台上了。

“喂！你是饿死鬼投胎啊，就不能等饭熟了再吃！”金宝终于忍不住，冲那矮衙役说道。

那矮衙役瞪了金宝一眼，本想发火，一看对方牛高马大，知道自己在这壮小伙面前讨不到便宜，便恨恨地盛了几瓢饭，没吭声就出去了。

矮衙役回到桌边，给诸捕头换了碗饭，说道：“大人，这戴金宝是刘大元帅的徒弟，这刘大元帅是独脚大盗雪落无痕的师弟，为什么叫他们来看护这些女贼？我看刘大元帅是不放心你。”然后，添油加醋地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

这诸捕头以前也在寿春军营刘元帅手下待过，后来吃不了苦，便花银子买通一个在淮南王府从事炼丹的老乡，弄了个捕头做做。此次派差时，他本来是想安排府衙公人随他一起押送犯人的。但寿春军营刘元帅执意派部下保护，并安排自己的高徒戴金宝相随，说是为了犯人的安全。州府迫于刘元帅的军威便只好答应。临行前，州府再三告诫诸捕头：“这个夏一飞身上藏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秘密，淮南王很重视。空空派镇山秘籍至今没有下落，你要见机行事啊！”他知道那话外之音。

诸捕头初时还有些顾忌夏一飞往日的的神威，但连日来这家女人忍气吞声，并不反抗，甚至那金宝想帮她们打抱不平，每次都被夫人制止了。诸捕头胆子越发大了，言行之间更加肆无忌惮。只是没料想到这家人如此清贫，诸捕头打心眼里看不起她们。这几个女人清高又孤傲，仿佛没有诸捕头这个人存在。越是如此，诸捕头越恨，越想挑起事端，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不识时务的犯人。

诸捕头吃饱饭后，一摇一摆地踱进灶屋，来到戴金宝面前，甩手就要

打人。

金宝身手敏捷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使暗劲一握，诸捕头疼痛得咧嘴叫唤：“哎哟，你小子反了，你……”

“哼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”金宝松开手，冷冷说道。

“你和犯人串通一气，你等着杀头吧！”诸捕头咒道。

“我的职责是保护犯人！把她们安全送到大化坪。”

“哼，我看你是喜欢上了夏一飞的二夫人吧！”

按辈分金宝要喊二夫人师娘，金宝素来敬重夏一飞师伯，岂能容诸捕头如此诅咒侮辱？只见他身影一闪，眨眼间，啪、啪两声巴掌响，诸捕头重重地挨了两个大嘴巴。

诸捕头一手捂住脸，一手抽出宝剑喊道：“造反啦！造反啦！我杀了你！”

“金宝，住手！”大夫人拉开房门，从里面走出来，高声说道，“大家冷静，别动手！”

诸捕头趁机溜回到桌边，嘴硬道：“哼，我堂堂大汉命官，不和你小子一般见识，谅你也不敢动我一根毫毛！哈哈——”

诸捕头笑声未落，突觉得脖子一凉，一柄寒冷如冰的剑刃正贴在自己的脖子上。

“狗官，要不要试试！”一个比剑刃还要冰冷的声音在诸捕头耳边响起。

诸捕头虽是江湖中人，此刻却也被吓得脸色煞白，哆哆嗦嗦斜眼看去，自己右侧立着一个白衣人，头戴风雪帽，遮住了面容。

此时，屋外风雪已停，一片寂静。屋内也有不少机敏的习武军士，却无一人知道这白衣人何时从何处进屋。

“你，是……是何人？”诸捕头只觉得舌头发直，话也说不利索。

“三过衡山人不识，朗吟飞过白马尖！”白衣人剑头一压，冷冷道，“怎么，问清楚了，你还准备日后找我白某人算账不成？”

“大侠饶命！白大侠饶命！”诸捕头腿脚一软，跪了下去。

诸捕头听不懂诗文，但在淮南国的九江、衡山、庐江和豫章一带，悠悠白云白不凡的名号是如雷贯耳。这白大侠来无影去无踪，眼前人的一身装束正和传说中相似，仙风道骨，神采飘逸。一听他自称姓白，更确信他就是悠



悠白云白不凡。

“从今天起,再做一件坏事,”白衣人刷的一声收剑入鞘,“不论何时何地,白某的剑必飞斩你这狗头!”

诸捕头趴在地上,磕头应允。

白衣人不再理会他,转身向大夫人行礼,说道:“嫂夫人,白某想请你们到白马尖一游,不知可否?”

夫人曾听夏一飞说起过白不凡的名号,知道他在江湖行侠仗义,在衡山一带名声极大,便点头道:“白马尖乃大别山主峰,龙井刷水传说由来已久,如有幸一观,乃三生有幸。”

那诸捕头大概还记得自己的职责,想要阻拦,但一见白不凡手中的神剑,便觉得颈下发凉,缩缩脖子,不敢吱声。

这边,储老爹高兴地说:“若能杯酒比名淡,白马刷水比酒香。大夫人,白马尖乃大别山第一主峰,值得一看。”

白不凡一听储老爹说的话,觉得似曾相识,待要应答,储老爹转身进了厨房。

众军士也都无不欣喜,和老爹一起张罗饭菜。储老爹还特意熬了些稀饭,端给二夫人吃。

戴金宝带着军士们开始吃饭。诸捕头和矮衙役坐在桌边,惊魂未定,不敢多言。

夏夫人一家,含泪拜别储老爹。正是锦上添花无所谓,雪中送炭倍觉亲!

第二回

白不凡洒酒祭恩师 俞清笈哭诉血海仇

却说夏夫人一家随那白不凡出了储老爹家门。

门外，大雪已停，一片沉寂。

那白不凡在前引路，因顾及二夫人有孕在身，走得不是很快，但凭借自己绝顶的轻功，居然看不到雪地上有他的脚印。夏夫人一家也是江湖中人，胆识不凡，所以并不害怕，紧跟着白不凡踏雪而去。

一日，一行人来到佛子岭小镇，找一家早点店打尖歇脚。吃过早饭，一行人继续赶路。出镇不远，来到一条河边。

白不凡一指面前碧绿的河流道：“夫人，这是潞河。过了潞河就是宋家河地界，那里山高地险，多有强盗、野兽出没，大家小心为是。”

看来白不凡早有准备，河边树桩上系着一条小船。白不凡回身说道：“夫人，请上船！”

等大家上了小船。白不凡将船推离岸边，轻跃上船，长篙一点，船便如离弦之箭一般驶向对岸。

此时，风停雪住，空阔的河面有如寒镜，小船如同在镜面滑行。一轮红日刚从东边山头升起。河中那圆圆的太阳，在小船身后的涟漪中不停地抖动，如同闪亮的金子沉没在静静的水底，显得格外耀眼。

白不凡突然横篙长啸，啸声高亢，余韵悠扬，四周山峰传来回响。这啸声一下唤醒了大夫人。大夫人疑惑地打量着白不凡，试探问道：“莫非白大侠也出自白马尖空空门？”



白不凡摘下风雪帽，笑道：“真没想到，夫人这么好眼力！算起来，踏雪无痕夏一飞应该是我二师兄，只恨无缘相见。”

原来衡山白马尖空空门在五十年前，江湖名声就极响。创派始祖心若秋水杨蓉虽是女流之辈，但自创一套白马神剑威震江湖。当年，二十出头的杨蓉不知江湖险恶，单枪匹马闯少林、战武当，用一套白马神剑打败了江湖各路顶尖高手。可惜她在江湖结怨太多，终于惹下祸端。以少林为首的武林正派，选派出各路精英，四处围剿杨蓉。为避免血腥，她离家外出，躲藏到胡家河深山之中，一日归来，竟发觉相依为命的母亲被仇家所杀。

杨蓉紧紧抱着母亲的尸首哭了三天三夜，不眠不食，伤心欲绝，但却欲哭无泪！她这才明白，最大的悲痛并不需要流泪，当一个人已到达悲痛的顶点而流不出眼泪时，那份悲痛才是最难以忍受的！

就在第三天，那个下着滂沱大雨的黑夜，她再难压抑心中的悲痛，和前来围攻的各大门派决一死战。那一战打了三天三夜，直杀得天昏地暗。杨蓉大开杀戒，汪家冲一带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河，真是百年罕见的武林大拼杀。白马神剑虽厉害无比，无人可挡，但杨蓉终因体力不支，渐处下风。幸好她在创白马神剑之余，悟出一套鱼儿孤游步。虽未用过，但情急之下，只见她一抖神剑，长啸一声，踏出鱼儿孤游步，人影一晃，冲出了重围。奇怪的是杨蓉经此一战，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江湖上平静了五十多年。

“原来你就是师父的关门弟子。”夫人喜出望外，又道，“听一飞说，师父一生共收了四个徒弟。俞师兄一晚偷走了空空门的镇山秘籍，在江湖上蒸发了。师父气得大病一场，发誓走遍天涯也要找到这不肖的劣徒。一次，在胡家河救起了快要冻死的夏一飞，见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，若悉心栽培，假以时日，定能将白马神剑发扬光大，就收他为徒。”

“我没有见过夏师兄。我上山时，师父身边只有三师兄刘雄。”

这时，一只小船迎面而来，船上站着一位白衣少女和几位江湖中人。

船上为首的中年汉子，个子不高，长得结实。那白衣少女柔柔弱弱，身旁站着一位瘦高个子的青衣男子。

两船相错，白不凡正待撑篙离开，听到一个浑厚的声音朝他喊道：“前面可是白不凡白大侠？”

说话的正是船上为首的中年汉子，他拱手抱拳道：“白大侠，刚才远远听

见有人长啸,猜想衡山境内非大侠无这般功力!”

白不凡从他厚厚的手掌中看出,此人练习的是铁砂掌一类功夫,而且功力深厚,眼神中带有股杀气,于是冷冷答道:“正是在下!”

“在下铁掌帮帮主张红雷,敢问白大侠这么早冒雪出门,莫非有什么要紧的事?”说着便偷眼观看舱内。

“难道一早不能出门吗?”白不凡的声音冷得像冰。

“哪里!白大侠不要误会,方才大侠长啸声功力非凡,在下知道大侠内力雄浑,心生爱意。白大侠如不嫌弃,与张某交个朋友如何?”

白不凡见他身为一帮之主,竟谦逊有礼,心中顿生歉意,抱拳还礼,笑道:“张帮主如此抬爱,白不凡荣幸之至!不过,”白不凡握住长篙,暗施内力,点开小船,说道,“白某今日还有要事,张帮主,后会有期了!”说完小船飘然而去。

只听身后张帮主朗声道:“负有凌云志,胸怀明月心。一双铁砂掌,从未遇知音!”

夏夫人坐在舱内,怅怅地看着张帮主的小船慢慢消失,对白不凡说道:“这个张帮主文武全才,人中龙凤!可惜过于自负。”

白不凡点头道:“夫人说得极是!只是不知宋家河何时出了个铁掌帮,只怕江湖上又要血雨腥风了!”

夫人闻言道:“白大侠,看这些人个个身手了得。那个瘦高青衣男子眼深骨高,是个深藏不露的内功高手。以后见着要更加小心。”

“是的,那人的功力只怕和我在伯仲之间。”

说话间,船已靠岸。

白不凡不再多言,带着众人一起踏雪急行。晌午时分,一行人来到白马尖下。

众人刚要上山,白不凡突然驻足,神色十分庄重。大家放眼望去,只见不远处有一个白皑皑的雪堆。白不凡走过去,小心拂掉雪堆上厚厚的积雪,原来是一个用石头砌起的坟茔。

坟茔前的墓碑上刻着:

空空派第一代门主杨蓉之墓。



白不凡拍掉身上的尘雪，恭恭敬敬地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。夫人一行也都跟着跪在白不凡后面磕头。

“夫人，师父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大师兄和二师兄。她老人家说最后悔的就是不该赶走二师兄！师父把坟建在山下，就是想看到大师兄和二师兄回来。”

白不凡起身，对山顶长啸。一会儿，山上有一人飞奔而来，手提两坛酒，如履平地，身手颇为不俗。

“好俊的轻功！”

只见他来到白不凡面前，双手抱拳，说道：“师父，酒来了。”

白不凡倒出一碗酒，洒在墓前，高声喊道：“师父，我敬您一碗！”而后自己倒一碗仰头喝完，对着墓碑说道，“师父，看啊，二师嫂在给您老人家磕头了。这么多年，二师兄从没有怪您，只是未能找到秘籍，才不敢回来见您老人家。师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您的心愿，找回空空门的镇山秘籍。二师兄既然找到了大师兄，想必一定会有秘籍的线索。今天有二师嫂在，秘籍回家不远了！师父，当痛饮三碗……”

白不凡一边喝一边说，不一会两坛酒见底。

夫人跪在墓前，早哭不出声音来了，只是轻声抽泣，几乎就要晕倒了。

二夫人和大红、小红在旁边大致听出了一些眉目，却也不甚清楚，知道夏一飞是被师父赶走的，是为了寻找大师兄和秘籍。但三人都被眼前环境感染，不禁落泪。

“师父，晚辈是你的徒媳。这些年，一飞从没有放弃寻找大师兄和秘籍。他的心愿就是完成你交代的事情，早日回到你身边。直到前年他找到大师兄后，他哭了一整晚，他说他再也回不到您老人家那里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回师父那里？二师兄找到了大师兄，那秘籍呢？秘籍哪去了？”

“一飞只说，大师兄离开师父是有原因的。其他没有说什么。”

“可二师兄是最后见过大师兄的人，怎么会没有留下什么？”

“哈哈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！”一缕若蚊鸣的细声传来，只闻其声，却不见其人。

内功深厚的白不凡听出来人起码还在二里之外，正踏雪而来，可见此人